姚江學辨

姚江學辨卷一

湘鄉羅澤南仲嶽

丁亥九月陽明先生起征思田德洪與汝中論學德洪舉先生教言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汝中曰此恐未是究竟話頭若說心體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知亦是無善無惡物亦是無善無惡矣若說意有善惡畢竟心體還有善惡在是夕坐天泉橋各舉請正先生曰二君之見正好相資不可各執一邊我這裏接人原有二種利根之人直從本源上悟入人心本體原是明瑩無

滯原是箇未發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卽是工夫人己內外一齊俱透其次不免有習心在本體受累故敎在意念上實落爲善去惡功夫熟後渣滓盡去本體亦明淨了汝中之見是我接利根人底德洪之見是我爲其次立法底相取爲資中人上下皆可引入於道

昔人謂佛經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吾謂陽明傳習錄大學問論學諸書亦可以一言蔽之曰無善無惡無善無惡陽明所不常言也其說本之告子出之佛氏常言之則顯入於異端而不得託於吾儒也然

而千言萬語闡明致良知之旨究皆發明無善無惡之旨陰實尊崇夫外氏陽欲竄位於儒宗也盍觀天泉之一證乎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陽明教德洪之言也夫旣以心之體爲無善無惡矣則意知物之有善有惡皆足爲本體之累必如汝中之說盡舉而歸之無而後心之本體可復陽明則謂汝中所言是接利根人底與德洪所說是爲其次立法以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卽是工夫其次不免有習心在故教在意念上實落爲善去惡噫亦何其言之自相矛盾耶夫人之爲學祗欲復其

本體而已卽爲其次立法亦使之由其次至於利根而已雖曰資有不同教亦因之而異要不能於本體之外改廢繩墨以示人如陽明之言豈利根之人可令還其本體其次則能於本體之外做工夫乎豈今日暫使爲善他日始教以無善乎他日復其無善之本體始擧今日所爲之善而棄之乎且棄善易也爲善難也其次不免有習心在雖以性善示之猶難遽望其善況以善爲本體之所無使之勉強以從事彼將甘爲其所難勉強爲善以有礙於本體乎亦將樂爲其易盡去其善以還其本體乎其說出不惟得罪於吾儒亦必不見

信於其徒矣嗟乎自無善無惡之教行爲其學者率多言本體不言工夫夫吾儒之學有本體斯有工夫者也維皇降衷厥有恆性日用事物莫非道之所在故必格物致知窮之有以極其精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行之有以充其量工夫有一毫之不至本體卽有一毫之不盡是本體之外無工夫工夫正所以完其本體也知本體爲至善卽工夫卽本體矣以無善爲本體有本體無工夫矣以工夫適足爲本體累也雖假爲善去惡之言以遮蓋其頭面實崇無善無惡之教以大張其宗風掃除學問捐棄實修使天下之士盡不

知蕩檢踰閑之為非其為世道人心之憂可勝言哉或謂天泉一證非陽明之言不知無善無惡見於傳習錄者不一而足其所以教人者實不出此四字之窠臼知此則陽明之書可以一覽而知矣

問古人論性各有異同何者乃為定論曰性無定體論亦無定體有自本體上說者有自發用上說者有自原頭上說有自流弊上說者總而言之祇是一箇性但所見有淺深耳若執定一邊便不是了性之本體原是無善無惡底發用也原是可以為善可以為惡底其流弊也原是一定善一定惡底譬如眼有喜

時眼有怒時眼直視就是看底眼微視就是覷底眼總而言之祇是一箇眼若見得怒時眼就說未嘗有喜時底眼見得看底眼就說未嘗有覷底眼皆是執定一邊就知是錯

古人言性者多矣孟子曰性善荀子曰性惡揚子曰善惡混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佛氏謂性無善惡能生善惡其說之不同如冰炭之不相入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固有難以兩存者陽明皆是之何哉彼蓋謂告子佛氏從本體源頭上說者也孟子荀楊從發用流弊上說者也本體雖無善惡原不妨發用之雜糅發用雖有善惡究無礙本體之空寂故斂

性無善惡也得性善性惡亦得其意固主乎告子佛氏而又兼取荀楊以破孟子性善之說耳夫性善之旨古聖賢論之詳矣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衷者善也性而無善惟后綏猷不幾拂於性乎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道者庸言庸行五達道九經之屬善也性而無善道何以曰率性乎易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是又明言天之以善賦於人而人得之以爲性者性而無善繼之者果何物乎蓋善者由於天命之本然惡者實爲後起之物欲孟子揭明此旨懇懇示人欲人知古聖先王立法度垂典

章制禮樂正綱常作君作師以爲天下萬世則者皆順乎人性之固有非矯揉造作於其間是必爲善去惡然後可以全其性而不失此孟子之所以有功於萬世也陽明悖古聖之明訓信外氏之邪說謂性之本體無善無惡發用也可以爲善可以爲惡是則天下之爲仁爲義爲忠臣爲孝子爲信友爲悌弟皆非本體所固有不過因乎意念之所動也爲奸爲宄爲盜賊爲寇攘爲篡逆亦發用上所自有也聖如堯舜於性何與暴如嬴楊於性何傷不將率天下之人淪三綱斁九法至於人將相食而不止哉且夫體用一致者也有是體而

後有是用有是用遂知其有是體觀禾苗之暢茂斯知其所播之種觀枝葉之榮盛斯知其所植之根今謂本體爲無善又謂發用上可以爲善是體與用原不相關卽此以詰已知說之難通矣人猶尊而信之弗思耳

問仁義禮智之名因已發而有曰然曰惻隱恭敬羞惡是非是性之表德耶曰仁義禮智也是表德

問近來工夫雖若暫知頭腦然難尋箇穩當快樂處陽明先生曰爾卻要懸空去心上尋箇天理此正所謂理障

陽明以仁義禮智爲表德爲因已發而有此卽有善有惡意

之動無善無惡心之體之說也仁義禮智性之德也其在天也曰元亨利貞運行則爲春夏秋冬之序其賦於人也曰仁義禮智發用則爲惻隱恭敬羞惡是非之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恭敬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蓋惟有此實理具於心而後有此端緒著於外惻隱羞惡恭敬是非因已發而有者也表也仁義禮智未發之中也大本也此由於天命之自然而爲萬事之主宰者陽明獨以爲表德以爲因已發而有是則仁義禮智非我固有也是則仁義禮智由外鑠我也天下之人孰有肯爲仁爲

義爲禮爲智者乎天下之不仁不義無禮無智者孰肯反而爲仁義禮智乎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正此之言耳嗟乎以仁義禮智非性之固有則凡求理於心便以爲理障矣理既不具於心則事物之感應皆爲外起習心事物便以爲事障矣以理爲障故以格物窮理爲求之於外也以事爲障故不能不厭動以求靜也吾見其爲達摩之傳法沙門護法善神而已噫嘻

目無體以萬物之色爲體耳無體以萬物之聲爲體鼻無體以萬物之臭爲體口無體以萬物之味爲體心無體以天地萬物

之是非爲情

聖賢之學有體有用無用則體不著無體則用無所本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達道之者大本之所發未有無大本而其道可達者夫萬物之感我無定者也我之應物有定者也感我以是吾卽吾心之理衡之有以知其爲是則遂以是應之感我以非吾卽吾心之理度之有以知其爲非則遂以爲非而去之感無定而應有定應有定以吾心之本體有定也今曰心無體以天地萬物感應之是非爲體則是一家無主而以往來之賓客爲主其家可得齊乎天

下無君而以四海之豪傑與四方之寇盜爲君天下可得平乎無星之秤無寸之尺儱儱侗侗任天下之輕重長短低昂進退於秤尺之上將以何者爲準乎且夫感應之理既非理之所本有則天下之是者亦不必指以爲是天下之非者不必別其爲非如太虛中之浮雲聚散或往或來皆與蒼蒼者無涉安得不至於大決藩籬猖狂自恣哉夫口目耳鼻各有當然之則者也今概目之曰無體是有物而無則矣聲色臭味其不至爲一身之害者幾希

陽明先生曰性善之端須在氣上始見得若無氣亦無可見矣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卽是氣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是爲學者各執一邊祇得如此說若見得性明白時氣卽是性性卽是氣原無性氣之可分也氣者理之運用理者氣之條理無條理則不能運用無運用則亦無以見其所謂條理者也

孟子言性善後世論性者紛紛不一至宋儒分言義理之性氣質之性道始大明於天下蓋人性皆善因乎義理之同然其心有善惡之不同者氣質各殊故也雖曰天命之理不離乎氣之中要之理自理氣自氣實有不相蒙者陽明曰性卽

氣氣卽性又曰氣者理之運用理者氣之條理是告子之生之謂性矣佛氏之作用是性矣烏足與言性哉嘗讀孟子之書雖未明言氣質之性而其言性與氣者亦甚多矣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謂夜氣不足以存仁義也夜氣卽仁義豈人之違禽獸不遠者無仁義亦無夜氣乎其爲氣也配義與道謂養其浩然之氣足以配道義而行之也道義卽氣何以謂之配乎王子之居移氣卽爲移理何以不如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孟施舍之守氣卽爲守理何以不如曾子之守約乎是一是二固不待辨而

明矣且也理即是氣則血氣未定即爲理之未定血氣方剛即爲理之方剛血氣既衰即爲理之既衰君子之戒色戒鬬戒得亦甚覺其不順乎理也已陽明不然宋儒之分言氣質以爲理即是氣獨不思乎孔孟之言理與氣早已判然也哉且夫理至一者也氣不一者也氣通有古今道不以古今而殊也風氣有南北理不以南北而異也氣數有壽夭窮通理不以壽夭窮通而增減也氣稟有智愚賢否理不以智愚賢否而加損也果如陽明之言則堯舜性之湯武身之其稟氣之清者故其理亦善也熊虎之狀豺狼之聲其稟氣之惡者

卽其理之惡也中人之性可以爲善可以爲惡亦其理之有善有惡也凡天下之人有躁氣有暴氣有乖氣有戾氣有情慢之氣囂張之氣邪靡之氣噍殺之氣皆不得謂之爲非理矣匪特主持風氣挽回氣運與自立乎氣數之學可以不必卽變化氣質之功亦可以不用矣何得成其爲人乎哉夫學陽明之學者無論矣明儒之中亦有力詆陽明爲禪爲佛者而於理氣合一之說終不敢以爲非抑亦未之思耶

或問晦菴先生謂人之所以爲學者心與理而已此說何如曰心卽性性卽理下一與字恐未免爲二

曰諸君要識我立言底宗旨我今說箇心卽理是如何祇爲世人分心與理爲二故便有許多病痛如五伯尊周攘夷都是一箇私心便不當人卻說他做得當理祇心有未純往往悅慕其所爲要來外面做得好看卻與心全不相關分心與理爲二其流至於霸道之僞而不自知故我說箇心卽理要使知心理是一箇便來心上做工夫不去襲義於外便是王道之眞此我立言宗旨

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矩自矩心自心矣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心自心仁自仁矣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

仁義禮智是心不得謂之根於心矣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理義不可謂之心亦如芻豢不可謂之口矣心也者理之次舍也萬事萬物之理莫不具於其中事物之來心順此理以應之故張子心統性情之說爲最密陽明獨謂心卽是理蓋不知性之所以爲性與心之所以爲心耳今夫性有善無惡者也心有善有惡者也曰慈祥曰恭敬曰裁制曰精明心之能順乎理而不失者也曰殘忍曰放肆曰柔懦曰昏昧心之賊乎理而不顧者也合心與理而爲一直混善與惡而爲性矣朝廷之立政所以賞善人誅惡人也今指善人

而譬之曰汝心固若是之公且正也彼則曰吾順乎理之自然也指惡人而責之曰汝心何若是之忍且暴也彼亦曰吾任乎理之自然也將舉惡人而寬之乎天下之爲姦爲盜不可禁矣將舉而刑之乎是又逆其理矣蓋以其心卽理故也至謂五霸之尊周攘夷人却說他當理秖心未純往往慕其所爲要外面做得好看分心與理爲二其流至於霸道之僞而不自知此說似矣不知分心與理爲二猶可執理以誅五霸之心也以心與理爲一則公心是理私心亦是理烏得謂行仁者得乎理之自然假仁者非其性之固有乎彼謂分心

與理爲二其流至於霸道之僞而不自知吾恐以心與理爲一其流至於霸道之僞而不可謂之非矣況夫五霸之尊攘特竊仁義之似者以欺天下而其所行實未嘗乎仁義春秋無義戰孰有說他做得當理者哉聖賢之學古人或謂之道學或謂之理學以此心奉乎道與理而行之也明儒之學則自名之曰心學凡聖賢之所謂道與理者皆足爲本體之礙障正達摩所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也欲觀陽明之學者可不即此而辨之哉

問至善亦須有從事物上求者陽明曰至善祇是此心純乎天

理之極便是於事物上怎生求

陽明先生自南郡以來凡教學者皆令存天理去人欲以爲本

有問所謂則令自求之未嘗指天理爲何如也

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卽無善無惡是謂至善

讀古人書當知其意旨之所在不知其意旨之所在則於其言之是者固無以識其眞言之似是而非者亦無以知其蔽其蔽莫知遂不免爲其說之所動而爲古人所欺失節之士口未嘗不談忠義也貪婪之夫語未嘗不及廉潔也惟能觀

其生平之所行與其中心之所安則其人之品詣心術遂昭著而不可掩陽明之教人也不嘗曰至善乎不嘗曰存天理去人欲乎夫天理者萬事萬物之理也至善者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事事物物做到恰好處也理本於天具於心散見於萬事萬物無理則事物無其則無事物則理無由見孔子教人不嘗言天理也究之其終日所言者無非天理之所在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言天理也言忠信行篤敬言天理也入孝出弟謹言愼行汎愛親仁言天理也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言天理也行之於身物物悉見乎天

則推之於世事事悉彰乎天性言甚近道甚切也舍事物而
別有天理則孔子之所言所行皆出天理之外矣陽明令人
存天理去人欲終不指天理爲何如又言至善只是純夫天
理之極不必求之於事物則其所謂天理者果何物哉閒嘗
卽其言思之而後知其所謂天理者非吾所謂天理也其所
謂至善者非吾所謂至善也良知卽是天理此非陽明之言
乎無善無惡卽是至善此非陽明之言乎蓋所謂天理所謂
至善者祇是養得此心極虛極靈光明洞徹瑩瑩淨淨一塵
不染一絲不掛外來事物不稍著於胸中及乎事物之至吾

心之明覺自能照之夢幻泡影皆不足爲本體之累此是陽明正眼法藏也聖賢之言天理皆實故可即事物指點陽明之言天理皆虛實難以言語形容且顯言之則人直目爲外氏矣然而其所以不言者正其所以顯言之耳嗟乎佛氏諱言天理者也言之則指爲理障矣陽明好言天理者也其所言者仍不出佛氏之空虛矣竊我之言談彼之道所謂愈近似愈亂眞也可畏也哉

陽明曰夫心之本體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即所謂良知也君子之戒愼恐懼惟恐其昭明靈覺者昏昧放逸流於非僻

邪妄而失其本體之正耳

明道謂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認出來良知卽是天理體認者實有諸己之謂也

良知者心之本體卽所謂恆照者也

爾那一點良知自爾自家的準則爾意念著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祇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著他做去善便存惡便亡這裏何等穩當快樂

惟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舊看何等元妙今看原是人人自有底耳原是聰目原是明心思原是睿智聖人只是一能之耳

能處正是良知衆人不能只是箇不致知何等明白簡易

人要知這良知訣竅隨他多少邪思妄念這裏一覺都自消融

眞箇靈丹一粒點鐵成金

吾良知二字自龍場以後已不出此意只是點此二字不出與學者費卻多少辭說今幸點出此意眞是直截學者聞之亦省卻多少求索一語之下洞見全體學問之道至此已是十分說得下落但恐學者不肯實去用力耳

薛尚謙鄒謙之馬子莘王汝止侍坐因歎先生自征寧藩以來天下謗議益衆請各言其故有言先生功業勢位日隆天下忌

之者日衆有言先生之學益明故爲宋儒爭是非者亦日博有言先生自南都以後同志信從者日衆而四方排阻者日益力先生曰諸君之言信皆有之但吾一段自知處諸君俱未道及耳諸友請問先生曰我在南都以前尚有些子鄉愿底意在我今信得這良知眞是眞非信手行去更不著些覆藏我今纔做得箇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說我行不掩言也罷

良知二字本之孟子爲病耶曰非良知二字之病陽明所言之良知有病也陽明所言之良知非孟子之所謂良知也人之爲人有心有性有情仁義性也愛敬情也知愛知敬者心

也人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卽得天地精英之氣而爲心心之爲物虛靈不昧性之具於其中者能燭照而不差事物之來心卽運此理以應之能知者氣之靈也所知者心之理也孟子言良知隨明之曰知愛其親知敬其長又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欲人卽此知之自然者以見仁義爲吾性之固有非謂良知卽天理也四子之書言知者多矣曰知德曰知道曰知禮曰知止曰知性知天言道言德言止言天言性此指理而言也未有以知爲理者陽明謂良知卽天理卽本體蓋誤認氣爲理矣誤認心爲性矣孟子之言豈如是哉且也人稟

二五之氣有或清或濁之不同故其心之所知有或廣或狹之各異稟氣之最清者知之所及自能徹始徹終其次則其氣不能極清故其知不能極明人無不知愛其親也愛中之條理孰能悉周人無不知敬其兄也敬中之儀節豈能盡照知愛知敬者天性之同然有不能盡知者氣稟之有限也試即天下之人觀之事有知其大綱而不能知其細微者矣有知其一偏而不知其全量者矣且有語以一理多方導之而不能悟者矣投以一事竟日思之而不能會者矣彼其心豈無良知哉特以資有所蔽而不能遽知耳孟子言知言知性

言博學詳說嘗示人以學問之道盡必有學而後可以充其知固未嘗以此良知遽欲人廢學也陽明則謂人人有此良知是便知是非便知非且謂至誠之聰明睿知是人人皆有底誠如是天下皆聖人矣天下皆生知矣孔子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其言甚謬矣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言不足信矣何以古今來昏昧者若此其多聖人若此其少乎捐棄學問徒恃良知孟子之言又豈如是哉然則陽明之於良知何津津言之不置耶曰陽明之學佛氏之學也陽明之良知即佛氏之本覺也佛者覺也覺有始覺

有本覺本覺者常住不動眞性如如者也始覺者由悟而入者也佛經多言慧言智曰眞識曰善知識曰藏識海曰平等智慧曰不生不滅等是智曰如來淸淨智曰識宅皆指其本體而言盡佛氏以知覺爲性故以慧知言本體也陽明奉此邪說自以爲絕大神通曰良知卽天理卽本體眞性如如之本覺也曰覺得良知訣竅隨他多少邪思妄念都是消融由悟而入之始覺也達摩不立言語文字卽心卽佛陽明掃除學問主良知以立教是爲謹守孟子之言乎抑亦悖叛孟子之道而入達摩之室乎顏子沒而聖學亡孟子之學久爲良

知家所鄙棄不過借此二字以遮蓋佛氏頭面已耳故曰陽明所言之良知非孟子所言之良知也陽明自南郡以來始以致良知爲宗旨前此猶未溺於此乎曰陽明自幼卽篤信二氏特未於孔孟書中得此二字以爲改頭換面之具故屢費辭說而猶不能明其意及其辭之旣窮又不能遁入舊說此陽明自謂有鄉愿底意思也及此二字入手遂不難舉孔孟程朱之旨盡納之佛氏矣不亦無忌憚之甚哉

孟子云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卽所謂良知也孰是無良知乎但不能致之耳

無知無不知本體原是如此譬如日未嘗有心照物而自無物不照無照無不照原是日之本體良知本無知今卻要有知本無不知今卻疑有不知只是信不及耳

陽明謂良知只是箇是非之心四端不已遺其三耶曰陽明以知覺爲性故以良知爲本體止以是非之心言之固與孟子之四端異卽此是非之心一言亦有迥異於孟子者孟子言是非之心情也情發於性內有此智之理故外有此是非之心也陽明是非之心亦從良知發用上說而其本體則是無善無惡人所以有是非之心者不過此心虛靈之照非謂

有箇智之理存於中也故其言曰無知無不知本體原是如此所謂無知者心之體無善無惡故亦無所謂知也無不知者此心之虛靈自能照見一切不待深窮理之功也嗟乎日固無心於照物也大地萬物原非日之本體所有也聖人不能不有心於知也萬事燦陳其理實具於心故必格之有以極其精窮之有以盡其量而後可以行之不差也舍其實有矜其虛見其爲道之害者豈淺鮮哉

喜怒哀懼愛惡欲謂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但要認得良知明白比如日光亦不可指著方所一隙通明皆是日光所

在雖雲霧四塞太虛中色象可辨亦是日光不滅處不可以雲能蔽日教天不要生雲七情順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別善惡但不可有所著七情有著俱謂之欲俱爲良知之蔽然纔有著時良知亦自會覺覺卽蔽去復其體矣此處能勘得破方是簡易透徹工夫

或問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與陽明七情不可有所著不甚同乎曰不同也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也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也喜怒哀樂之理具於心事至物來則順其理以應之發而皆中節者無太過亦無不及也陽明之於七

情惟順其自然之流行不可分別善惡是投我之所喜則喜之不必問其喜之當不當也逢我之所怒則怒之不必問其怒之宜不宜也必分別其如何可喜而後喜如何可怒而後怒則其心著於喜怒矣分別其如何不可喜則不喜如何不可怒則不怒則其心著於不喜不怒矣以喜怒一著便足爲本體之累也觀其雲霧日光之喻雲霧之紛擾於太虛於日無與也七情之起滅於心中與無善無惡之本體無干情不本於性故或善或惡皆無所害安得不至於任情而縱欲哉至謂纔有著時良知便自會覺吾不知其所謂覺者何也覺

其爲善爲惡乎則是分別善惡矣分別善惡是不免有所著矣覺其有所著乎吾見人有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而而不自禁者矣有流連荒亡自恣其樂而不自反者矣事物當前驚惶失措而不自持者矣其良知何在乎其良知何不自覺其所著乎徒恃良知之所照吾恐覺者或有所覺不覺者仍終其身而不覺也其覺者卽有所覺而欲動情勝又復陷於不覺也欲其一一中於節詎可得與佛氏以見聞知覺爲性者也而其說有謂法離見聞知覺者懼其著也佛氏以離情遣覺爲入道之門故欲一切離之離之非絕無見聞知

覺也不著於見聞知覺故見聞知覺亦無害也金剛經所謂
心不住法而行布施應無所住而生清淨心蓋謂此耳陽明
之說本此何可與聖人之喜怒同論哉

問近年因厭泛濫之學每要靜坐求屏息念慮非惟不能愈覺
擾擾如何先生曰念如何可息只是要正曰當自有無念時否
先生曰實無無念時曰如此卻如何言靜曰靜未嘗不動動未
嘗不靜戒慎恐懼卽是念何分動靜又曰戒懼之念是活潑潑
地此是天機不息處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一息便是死
戒慎恐懼亦是念戒懼之念無時可息若戒懼之心稍有不存

不是昏憒便已流入惡念自朝至暮白老至少更無無念時也此是愼獨工夫若要無念即是已不知此除是昏睡除是槁木死灰

天地之道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故人必有靜時之存養而後能精動時之省察當其靜也寂然凝定即動之理所由存而事物未交不得遽謂之動及其動也物來順應即靜之理所以發而事物既交不得復謂之靜或動或靜莫非天命之流行其候則各有不同者戒愼恐懼體道之全功也自其所睹所聞至於不睹不聞莫不時深其戒懼

當事物既往思慮未萌之際所謂戒謹恐懼者亦惟收斂此心以存天命之本然心未著於事物尚不得謂之爲念故伊川謂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也陽明謂靜未嘗不動動未嘗不靜人心無無念時是則人之一心有動而無靜矣有已發而無未發矣有感而遂通而無寂然不動矣古之聖人何必如是分言之乎至謂戒懼之念是天機不息處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一息便是死以戒懼爲不可息是也以念爲不可息則是人心無靜時矣又曰若要無念除是昏睡除是槁木死灰是昏睡之

時卽爲無念之時天命之息已不待死而後然矣卽以其言較之其矛盾可勝詰哉然則陽明之心不嘗著於事物而無靜之時聖曰陽明之所謂念者非著於事物之念也彼嘗曰心體上著不得一念留滯不但是私念卽好念頭亦著不得念之在事物者不善卽惡豈有於好念私念之外別有所謂念者蓋彼之爲學祗是覷著此心靈明不令昏蔽常如貓之捕鼠一眼看著一耳聽著纔有事物之念萌卽令克去稍有疏忽則此無善無惡之本體便不免爲事物所累所謂不可無念者此也爲其學者緒山龍溪東廓明水皆守其已發

未發原非兩候之說一切以知覺播弄終日精神隨知流轉無復有收斂之時雙江念菴惟欲守此未發之中而以歸寂爲宗王氏之學遂成聚訟此與陽明宗旨不免異同而其弊皆自陽明開之也

理無動者也常知常存常主於理卽不睹不聞無思無爲之謂也不睹不聞無思無爲非槁木死灰之謂也睹聞思爲一於理而未嘗有所睹聞思爲卽是動而未嘗動也所謂動亦定靜亦定體用一原者也

良知者心之本體卽前所謂常照者也心之本體無起無不起

雖妄念之發而良知無不在但人不知存則有時而放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人不知察則有時而蔽耳雖有時而或放其本體實未嘗不在也存之而已耳雖有時而或蔽其體未嘗不明也察之而已耳若謂良知亦有起處則是有時而不在也非其本體之謂矣

未發之中卽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良知無分於寂然感通也動靜者所遇之時心之本體固無分於動靜也理無動者也動卽為欲循理則雖酬酢萬變而未嘗

動也從欲則雖槁心一念而未嘗靜也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又何疑乎有事而感通固可以言動然而寂然者未嘗有增也無事而寂然固可以言靜然而感通者未嘗有減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又何疑乎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則至誠有息之疑不待解矣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中未嘗別有未發者在已發在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未嘗別有已發者在是未嘗無動靜而又不可以動靜分者也

或問未發已發先生曰只緣後儒將已發未發分說了只得劈頭說箇無已發未發使人自思得之若說有箇已發未發聽者

依舊落在後儒見解若眞見得無已發未發說箇已發未發原
不妨原有箇已發未發在問曰未發未嘗不和已發未嘗不中
譬如鐘聲未扣不可謂無旣扣不可謂有畢竟有箇扣與不扣
何如先生曰未扣時原是驚天動地旣扣時祇是寂天寞地
陽明之言眞是神出鬼沒不可捉摸曰理無動者則似良知
祇可言靜不可言動矣曰常知常照則似祇可言動不可言
靜矣曰動未嘗不靜靜未嘗不動已發在未發之中未發在
已發之中似動靜合而爲一矣曰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良
知無分於有事無事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良知無分於寂

然感通則似良知在於動靜之外而別爲一物矣曰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動靜又似以理欲分矣信此則礙彼信彼則礙此亦何其言之不一耶苟識得其宗旨之所在其說亦有不難辨者陽明之宗旨何也心之本體無善無惡故亦無動無靜其有動有靜者因乎事物之來去與本體無與者也其曰理無動者本性虛寂善惡兩無不與物來不隨事往即佛氏之所謂常住不動眞性如如者也其曰常知常照者良知之靈明炯炯無一息不照即佛氏之以日月燈喻法日昱於晝月昱於夜燈光常昱於晝夜也其曰靜未嘗不動動未

謂不靜已發在未發之中未發在已發之中者良知本體常住不動而其靈明亦常照不息如燈之火恆定其光常徹動靜無兩候已發未發無兩時也其曰有事無事感通寂然可以言動靜良知不可以動靜分者寂然無事之際本體凝定萬慮俱泯而其靈明之炯炯自若不以無事而有減也所謂未扣時原是驚天動地也有事感通之際良知所照隨物現形而其本體之不動自若不以有事而有加也所謂既扣時原是寂天寞地也蓋有事無事之動靜與本體原無加損如燈之燃於室有物來照光亦如是無物來照光亦如是故曰

眞見得無已發未發說箇有已發未發亦不妨也至謂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其說尤易惑人不知其所謂循理者蓋以良知爲天理也依此良知以應物而心絕不著於物故雖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也所謂從欲者心著在事物上也心著於動固爲本體之障卽著於靜亦爲本體之累故雖槁心一念而未嘗靜也識得他底宗旨雖反覆百變而終不離其宗大珠和尚曰若見性人道是亦得道不是亦得隨用而設不滯是非若不見性人說翠竹著翠竹說黃花著黃花說法身滯法身說般若不識般若此之謂也夫性卽理也動靜者心

也人心一靜則理與之俱靜人心一動則理與之俱動理與
事物不可視為兩橛而動與靜不可合為一時陽明獨如是
顛倒言之者總之視事物為外鑠而欲養此空寂之本體使
不至於著耳此豈聖人之教也哉
問不睹不聞是說本體戒愼恐懼是說工夫否曰此處須信得
本體卻原是不睹不聞的亦原是戒愼恐懼的戒愼恐懼不會
在不睹不聞上加得些子見得眞時便謂戒愼恐懼是本體不
睹不聞是工夫亦得
一友舉佛家以手指顯出問曰衆曾見否衆曰見之復以手指

入袖問曰衆還見否衆曰未見佛說還未見性此義未聞陽明先生曰手指有見不見爾之見性常在人之心神只在有睹有聞上馳騖不在不睹不聞上著實用功蓋不睹不聞上是良知本體戒慎恐懼是致良知工夫學者時時刻刻常睹其所不睹常聞其所不聞工夫方有箇實落處久久成熟後則不須著力不待防閑而眞性自不息矣豈以在外者之見聞爲累哉

季彭山曰予嘗載酒從陽明先師游於鑑湖之濱時黃石龍與焉因論戒慎恐懼不睹不聞之義先師指手中筯示余曰見否對曰見既而隱筯桌下又問曰見否對曰不見先師微哂余私

問之石龍石龍曰此謂常睹常聞也

中庸言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以君子之心無時而不敬畏雖不睹不聞之時不敢稍有所忽非以不睹不聞爲本體也以不睹不聞爲本體卽無善無惡之說也夫人之本體雖無聲之可聞無形之可睹而萬事萬物之理實無一毫之不備詩言無臭無聲必曰上天之載易言無思無爲必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周子言無極必曰太極蓋至無之中實有 至有者存凡夫天下之可聞者莫非此不聞之理爲貫注凡 夫天下之可睹者莫非此不睹之理所流

行故不睹不聞之時固宜深其存養而可睹可聞之時尤宜致其省察此爲體用一原動靜一致者也陽明以不睹不聞爲本體以戒愼恐懼爲工夫所謂戒愼恐懼者不過照管此不睹不聞之體不令著於事物常睹其所不睹不可於不睹上更涉一毫睹常聞其所不聞不可於不聞上更涉一毫聞見聞稍著便爲本體之累其曰見得眞時便謂戒愼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工夫亦得者不過極言其工夫之簡易於不睹不聞之外更無工夫可做耳聖賢之學豈如是之虛寂哉觀其以筯隱桌下示不睹不聞之旨與佛家以指藏袖中

示見性之功同一衣鉢佛家之意欲人於無中覓性靈不可
向有上著色相陽明之意欲人於不睹不聞上做工夫不可
向有睹有聞上馳騖也雖欲不謂之禪其可得乎
佛氏不著相而實著相吾儒著相其實不著相佛怕父子累卻
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卻逃了君臣怕夫婦累卻逃了夫婦都是
著相便須逃避吾儒有箇父子還他以仁有箇君臣還他以義
有箇夫婦還他以別何曾著父子君臣夫婦的相
陽明之學與佛氏有異乎曰有佛氏怕著相逃卻父子君臣
夫婦陽明不怕著相猶在父子君臣夫婦之中也然則有同

與曰有佛氏說空寂事物有著便爲罣礙所以父子君臣夫婦必欲從而棄之陽明說良知惟恃此一心之靈明以應萬物即終日應酬此心之空寂者自在所謂不著父子君臣夫婦的相者隨物現形如鏡中花日在父子君臣夫婦之中父子君臣夫婦仍與本體無干也佛氏乘虛入中國其始猶有人倫後始去之而其爲教亦有頑空真空之別頑空則槁木死灰真空則攝眾有而應變故曰終日喫飯不曾咬一粒終日著衣不曾掛一絲又曰除卻煩惱重增病趨向真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是空華意蓋謂此心能不著

於物卽應物亦自無妨特以其道旣主於枯寂故一味棄之而不顧耳陽明欲以吾儒之道拚佛氏之失而又仍以佛氏之心行吾儒之道其不著相正所謂不咬一粒不掛一絲也正所謂隨順世緣無罣礙也其有父子君臣夫婦雖與佛氏異而其所以視夫父子君臣夫婦者實與佛氏同矣彌近似彌亂眞不誠然哉吾儒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者率性之自然也陽明所謂父子還他以仁君臣還他以義夫婦還他以別者是非吾性之固有有此事來卽以此還他也讀其書者其勿爲他所瞞卻則得矣

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爲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卽吾聖門所謂良知今旣認得良知明白卽已不消如此說矣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卽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工夫大略相似但佛有箇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耳

道一而已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釋氏之所以爲釋老氏之所以爲老百姓之所以日用而不知皆是道也庸有二乎

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佛氏之本來面目空也寂也非孟子之所謂良知也人心最靈莫不有知惟有此至理具

於中故有此良知發於外今曰佛氏之本來面目卽吾聖門所謂良知試問其本來面目曾亦有親親之仁乎曾亦有敬兄之義乎格物致知窮吾心所以應物之理也今曰卽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試問其所謂常惺惺者曾亦有修身之功乎曾亦有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乎知者見知仁者見仁雖祗各見一偏猶在道之內也百姓日用而不知亦在人倫之中也至如釋老之敎棄三綱絕五常已顯叛乎大道矣今曰釋之爲釋老之爲老皆是道試問道在三綱五常之中乎抑亦含三綱五常別有所謂道乎夫吾儒之於

佛老猶薰蕕之異器也猶人與獸之不可同羣也慕乎彼卽叛乎此逃乎此卽歸乎彼其道固無有些子似者屏佛老於吾儒之外猶可卽吾儒之道以辨其失也混佛老於吾儒之中吾見天下之人皆相率而入於佛老矣以佛老之道卽吾儒之道也且將以吾儒之道猶有所不及於佛老也滅五常棄三綱非此言啓之也哉陳淸瀾曰陽明一生講學只是尊信達摩慧能只是欲合三教爲一誠哉是言也

精一之精以理言精神之精以氣言理者氣之條理氣者理之運用原非有二事也但後世儒者之說各滯於一偏是以不相

爲用前日精一之論雖爲㷀養精神而發然而作聖之功實不外乎是矣

養德養身只是一事果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志於是則神住氣住精住而僊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

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顏子三十二歲而卒至今未亡也足下能信之乎後世上陽子之流蓋方外技術之士未可以爲道若達摩慧能之徒則庶幾近之矣然而未易言也足下欲聞其說須退處山林三十年全耳目一心志胸中洒洒不掛一塵而後可以言此

人稟天地之精氣以生其數有長短之不同故其年有壽夭之各異天之所定固有非人力所能爭者去嗜慾定心氣寡言笑禁忿怒節飲食亦可保和而延壽斷喪不施精神乃固適享乎所受於天之數而盡也非於數之外有所加也穀之貯於倉也省食之可久妄耗之不可久久暫雖殊穀之數一也未有長食之長不盡者膏之炷於燈也小燃之則可久大燃之則易竭大小雖殊膏之數一也未有長燃之長不盡者天地之大有息猶必有消況人所稟之氣之微者哉且人之有五官百骸者質也運行於官骸之中而無一息之或間者

氣也寄乎氣者理也無理氣無所寄無質氣無所附仙家矜長生之術輕棄乎父子兄弟夫婦君臣朋友棄理也棄理禽獸也翼尸解以飛昇棄質也棄質則其氣已無所附麗安得尙如生前之聲音笑貌遨遊於太虛之表也哉陽明不明乎此反謂精一之精乃精神之精愛養精神卽作聖之功亦不外是是虞廷之授受惟欲愛養精神遂可以允執厥中矣又曰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則神住氣住精住仙家長生之說亦在其中是中庸之工夫惟欲神住氣住精住遂可以致中和而位天地育萬物矣溺方士之妄旨至欲牽合聖賢之書以

飾之又豈待智明之士而後知其說之邪誠哉至於顏子三十二歲而卒至今未亡斯言又更詭異是殆惑於形有死生真性常存之邪論也與噫嘻

仙家說到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到無聖人豈能無上加得一毫有但仙家說虛從養生上來佛家說無從出離生死上來卻於本體上加卻這些意思在便不是虛無的本色便於本體上有障礙聖人祇是還他良知的本色更不著些子意思在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大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凡有形貌聲色皆在太虛無形中發用

流行未嘗作得天地障礙聖人祇是順其良知之發用天地萬物俱在我良知發用流行中未嘗又有一物超於良知之外能作得良知的障礙

問佛以出離生死誘人入道仙以長生久視誘人入道究其極至亦是見得聖人上一截後世儒者又只見聖人下一截陽明曰所論上一截下一截亦是人見偏了如此若是聖人大中至正之道徹上徹下直是一截更有甚上一截下一截

天地萬物皆實理之所爲也理至虛也而有至實者存理至無也而有至有者在故天得此理有以成其爲天地得此理

有以成其爲地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得此理有以成其爲日月風雷山川民物人稟天地之精英以生性之具於其中者爲最明蘊之爲五常之德發之爲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施之爲視聽言動與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則由是而仁民由是而愛物由是而贊化育參天地莫不因此理之自然者爲之綱維於其間分雖殊理實一也是故聖人者順此真實之理以達其用於天下民彝物則所以常存於宇宙也仙佛者滅此真實之理而陷溺於虛空日用倫常所以盡去之而不顧也今其言曰仙家說到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

一毫實佛家說到無聖人豈能無上加得一毫有是實以聖賢之真實而為佛老之空虛也誠如是是必掃天下之至實而盡歸之於虛滅天下之至有而盡歸之於無矣卽令不盡掃之盡滅之而其所以視此至實至有者皆為外鑠而不出於性之本然矣匪特口耳鼻舌身意及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可以棄之而不顧卽天之運地之載日月之照臨風雷之鼓盪山川之流峙民物之蕃生皆歸夢幻而適見其多事矣充陽明之說是不至毀滅天地消融民物而不已也豈其然哉夫仙家說長生佛家說脫離生死苦海此固背叛

天理以自私自利者也然莊子外形骸一生死養生之說已爲其所不屑言佛家以阿羅漢獨了死生爲下乘運載無邊得無上菩提爲上乘則超免輪迴猶佛說之最低者卽教仙家不言長生佛家不言脫離生死苦海其所以爲教者與聖人之道同乎異乎舍其虛無之大罪徒責其長生輪迴之私利是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耳至謂儒者之教與仙家長生久視誘人入道佛家之出離生死誘人入道徹上徹下原自一貫是不僅聖人之道無異於佛老之虛無而其所以自私自利者亦與之無別矣言之不經亦至此極哉陽明自幼酷

好二氏十七歲入欑桯宮見有道者叩之得聞養生之術後又聞地藏洞有異人坐臥松毛不火食歷巖險訪之因論最一上乘乃築室陽明洞中行導引術三十七歲居龍場驛中夜悟大學格物之旨始謂大學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五十歲居南昌始揭良知之學教人自謂千聖相傳一點骨血聖賢實有之旨盡從而變亂之蓋其浸淫於二氏者深矣人苟不深格致之功確見聖道之所在不爲邪說所亂者幾希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